

校回到家中就进入了父母主导的教育和督导体系,从家庭中走出步入社会或社区时,又得到社会所树立的道德楷模人物的榜样示范意义,并在大学生破坏了群体认同的道德准则时给予及时的舆论批评和惩罚,引起大学生的道德反思,从而实施自我道德教育,如此往复,形成良性循环,值得我国认真借鉴。

国学大师梁漱溟说:“家庭在中国人生活里关系特见重要,人尽皆知;与西洋人对照,尤觉显然。”^[17]大学生是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他们的价值观教育如若没有家庭作为教育主体的参与也就失去了中国社会独特的伦理教育资源,难以对大学生产生深入灵魂的教育作用——毕竟家庭给他们提供了进行思维和道德价值判断的基本背景,塑造了他们的精神归属。然而,社会作为另一教育主体则为高校价值观教育提供了砥砺道德责任和检验道德行为,培养道德判断力的真实环境与现实教材,让价值观教育回到了生活。有鉴于此,我国高校近年来也在不断尝试把学校价值观教育和社会教育联合起来,鼓励大学生践行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如参加“三下乡”活动,慰问孤儿、空巢老人等弱势群体,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争当志愿者,就业面向“西部志愿者”、“三支一扶”等。尽管如此,依然是治标不治本,难以形成系统化、精确化、制度化的互动机制。亟需制定一套操作性强、有明确制度或法律保证的教育体系,使大学生在学校的道德表现能够让家庭和社会知晓。社区则为他们实践价值观提供现实机会和场所,对其不足之处进行及时校正:社区建立大学生道德档案,给予分数评定,并定期将其表现反馈至高校,由此形成互动。同时,激励大学生自我以及朋辈群体进行价值观反思,焕发出自我教育和朋辈教育的积极作用,使价值观教育真正从外部教育转化成内部教育,实现康德言下的道德自律。这样,高校价值观教育才算落地生根,也必将结出丰硕的道德果实。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

民出版社,1995. 275.

[2] [美] 查理·伯恩斯坦. 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 3.

[3] [美]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 德性之后[M]. 龚群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87.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6.

[5] 列宁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92.

[6] Michael Sam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50.

[7] 樊浩,等. 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784.

[8]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A]. 张法琨. 古希腊教育论著选[C].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317.

[9] 题小学·晦庵先生朱文公选集(卷七十六)[M]. 台北:大化书局,1985. 116.

[10] 陶行知全集(第2卷)[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42-43.

[11] [捷克] 夸美纽斯·大教学论[M]. 傅任敏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167.

[12]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42-43.

[13] 周辅成.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读(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311.

[14] [美] 大卫·格里芬. 后现代性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M]. 马季芳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16.

[15] [德] O·F·博尔诺夫. 教育人类学[M]. 李其龙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4.

[16] [美] 托马斯·利考纳. 美式课堂——品质教育学校方略[M]. 刘冰等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152.

[17]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M]. 北京:学林出版社,2000. 26.

(责任编辑 于小艳)